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二月

第 36 期

2013 新年絮語

撰文：宗薩欽哲仁波切

「此刻我們發覺，自己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的世界末日之後依然活著，而新年就在眼前。因此我想給你的『新年展望』一點建議。何不立志不再浪費你的念頭、時間和精力?! 最起碼，你可以試著在物質層面上不要浪費，例如透過關燈來節約能源，或者不浪費食物。尤其是美國人，浪費那麼多的食物，既瘋狂又敗壞道德。相較之下，莫妮卡·萊汶斯基和那支雪茄根本是小巫見大巫。然而，美國對食物、衣服和汽油的浪費不僅是百分之百的不道德，更直接為整個世界的人口與環境帶來全球性的後果。

『杜絕浪費』是致富與成功的關鍵。然而中國人卻開始學習美國令人觸目驚心的浪費藝術，且視之為富裕與財富的徵象。但是當別人穿著褲子拉屎時，不表示你也要效仿。在這裏，我必須提醒我自己和你們，雖然我引美國為例，但這種揮霍無度的浪費陋習現今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不再局限於美國和美國人。

我曾聽說英國女王用舊信封的背面來記清單和筆記。這是她在二次大戰期間養成的習慣，且一直沿用至今。我們都應該這麼做。

看看你的四周，你的房間裏有多少東西？其中有多少是你真正需要的？有多少只是廢物？當然，我並不是建議大家去修嚴格的苦行，我只是指出一個聰明的辦法，讓每個人都有可能過得更富裕。浪費絕非享受財富的方式。

小時候當我沒能將飯菜吃光時，母親總會對我說一些話，我想我也深受影響。她會說如果我不把最後一粒米飯吃乾淨，財神就會生氣，而且會因為我的浪費而罰我餓肚子。如此古老而且現今看來相當老套的忠告，它其實飽含智慧。

你每天讓那麼多盞燈徒然多餘地亮著。洗頭髮時，真的需要讓蓮蓬頭的水繼續不停地流嗎？

此刻，全球都在承受高油價的痛苦，以及其連鎖效應，例如調漲的機票與車

資，還有愈發昂貴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物。但水甚至比汽油更為珍貴。現在發生在汽油的現象倘若發生在水資源，我們的痛苦將為之更甚。然而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一些我們可以做卻並未採取行動的小事上。

當我們臣服於一些專門設計來供人消耗浪費、且須不斷替換的產品時，我們變得格外浪費。在這些產品行銷的背後，唯一目的就是牟取暴利。所以銷售這些產品的公司積極地鼓勵我們養成愈來愈浪費的習慣，這樣他們就可以賣給我們愈來愈多沒用的東西。

總而言之，這只是我的新年閒扯。」
（「西遊譯文」譯自宗薩欽哲仁波切「臉書」，2012年12月28日。）

宗薩欽哲仁波切 2013 教授

寂天《入菩薩行》

印度·比爾·鹿野學苑

2013年4月19日至21日

詳情請點閱悉達多英文網站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

仁波切的聲明

近來，有許多人宣稱他們代表我，並且常常出示與我的合照、或拿出我所具名請求幫助的信函、或使用我的私人信紙，企圖以假亂真。也有一些人以我的名義在外募款，卻完全與我無關，也不曾告知過我。希望大家注意這些現象。

雖然我有時候會寫信，但若有人以我之名要求諸位去做某些事情，而你感到有所疑問的話，請你一定要在任何行動之前查明這件事情。如果這個請求確實來自於我，那麼應該很快就能確認清楚。但是如果不得到任何回答，那麼，這個請求可能就不是來自我本人。

因此，如果你接到號稱來自於我的要求，而你感到懷疑的話，請務必與欽哲基金會、悉達多本願會、正見網站、蓮心基金會、八萬四千佛典傳譯或欽哲辦公室（Khyentse Labrang）查證，以便確定它們是否完全屬實。

誰先成佛？

撰文 / Punyatara

再一次參加佛頂尊勝佛母的法會，少了許多第一次的新鮮和驚奇，但多了很多細緻和深沉的體會。

這次我被義工師兄們的言行深深打動。想來法會的口碑越來越好，今年的到場人數比去年多了很多，所以不能保證每人每天都有機會去繞行壇城。就參加法會的修持而言，大家當然知道能去繞行壇城可以積累殊勝的功德，但所有的義工都將這個機會優先留給與會大眾；人數的增加也使奉茶和打齋的準備工作比去年繁重了若干，而炎熱的天氣使人更容易困倦，但法會結束後，義工們還是一絲不苟地做完所有必須的工作，以確保與會大眾能圓滿完成此次的修持。

我們都知道有三種菩提心：國王的發心、舟子的發心和牧羊人的發心。那個希望眾生都先成佛的發心使這個發願者最先成佛。因為在這個發心裏，包含著對眾生之苦最深切的體會和希望眾生能得解脫最赤誠的祝福。

義工們以他們的善行給了我一系列珍貴的提示，當他們成全我們修持善法的功德時，他們的功德已然具備；當他們護持道場成就莊嚴時，他們心性的莊嚴已然呈現；當他們忍受著倦怠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就是在向我們展現菩薩的行願；而僅僅是安排上臺繞行的站排順序都是在幫助我們生起利益他人的心。

隨喜是我們要修行的一項功課，但隨喜不僅僅是讚歎他人的善行。口頭上的隨喜和心

中的歡喜當然會培養我們向善的心念，但若無切實的身體力行，並不能使我們全然體會到行持善法的人在其中的種種付出與承擔，也就很難獲得與行持者同樣的心性鍛煉。

這次我在不同小組都做了或多或少的工作，切身體會臺灣師兄不僅流程設計嚴密，且執行非常高效。而這其中所包含的採購的辛苦、談判的心力消耗、更換供品的細心與耐心、核計便當與供品數目的精準等，不親歷親為不敢說真能解其中甘苦，而在其中擔當責任的組長們更多了一份組織管理的壓力。中國有句老話「看人挑擔不覺沉」，我們真能修出隨喜，當是我們亦具備和隨喜物件同樣的功德，而這番功夫其實是省不掉的。

誦念了很多遍《普賢行願品》，此次深刻體會為什麼菩薩是行其願，不是願力成就一切嗎？行有多重要？很多既往的成就者以他們的行持示現給我們看所有的願要如何行，在我看來，此次法會的義工們也是菩薩的化現，教我菩薩如何行願。

仁波切在法會最後一天中午大家都在排隊繞行壇城時突然上臺，和與會大眾一起繞行壇城，那一刻我無限感恩上師的開示——由於無始以來的染汙，我們不相信眾生皆具如來德相，在自己的分別念下，我們只會把佛看成眾生，而不會把眾生看成佛。仁波切以此示現教我們要去相信並終有一天能夠瞭解佛就在我們中間，一直都不曾離開。

我們怎麼知道誰已經成了佛呢？寂天菩薩教誨：我們所有的快樂都是來自於讓他人快樂，我們所有的痛苦都是來自於讓自己快樂。感恩那些爲了我們短暫的快樂和究竟的解脫一直在付出的菩薩們。

幡蓋的故事

撰文/柔和聲編輯

在宗薩欽哲仁波切於台北舉辦的第五次「佛頂尊勝佛母」法會上，懸掛在壇城兩旁的金屬幡蓋，彷彿兩條金色絲帶，由上往下垂曳——優雅、莊嚴、輝煌，不容忽視，以前沒見過！（圖一）



圖一 / Roger Lo 攝

法會開始前的兩個準備日，幾位陌生的朋友在舞台邊敲打搥煉一些金屬片，經過的義工們總忍不住好奇地探問，但總難有個清楚的概念；隨著這些金屬片慢慢地組合、掛起，大家才逐漸見識到它完整的模樣。最後當它完整地呈現在壇城兩邊

時，「好漂亮啊！」讚嘆、議論之聲不絕於耳。

緣起

原來這金屬幡蓋的想法來自姚仁喜師兄，他是宗薩欽哲仁波切的資深弟子。爲了深入了解這個幡蓋的緣由，筆者來到姚師兄的辦公室，訪問他與協助製作的李國隆先生。

在確定了第五次佛頂尊勝佛母法會的日期之後，有一回，仁波切問姚師兄：「這次法會有什麼新花樣？」姚師兄想起幾年前他在上野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內所看到的那件寶物。

「東京的上野有個博物館，它是由一位很有名的建築師所設計的。日本法隆寺所有的寶貝都放在那個博物館裡，寺廟裡已經沒有原件……」

「我進到博物館的第一個大廳裡，感覺很震撼。偌大的廳裡面，約有八十幾尊菩薩相；每一尊菩薩像都站在一個豎立的長方盒子上，用玻璃罩起來。所以一進去，好像看到一個菩薩軍隊站在那裡。然後在一個樓梯邊上，我看到這個東西（金屬幡蓋）。它旁邊有個櫃子，裡面擺的是

原件。那個展示物已經不是原件，它是另外仿造的。」

法隆寺的灌頂幡

這次「佛頂尊勝佛母」法會上所見到的金屬幡蓋，即是模仿日本法隆寺的這件寶物——「灌頂幡」。

法隆寺位於日本奈良縣，建於七世紀聖德太子的飛鳥時代，這是日本最早的木製建築。西元一八七〇年的明治維新時期，法隆寺將許多寺院的寶物獻供予日本皇室。後來大部分的寶物被移至今日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保存於其中的「法隆寺寶物館」，這灌頂幡即是其中的一件，而且是極具代表性的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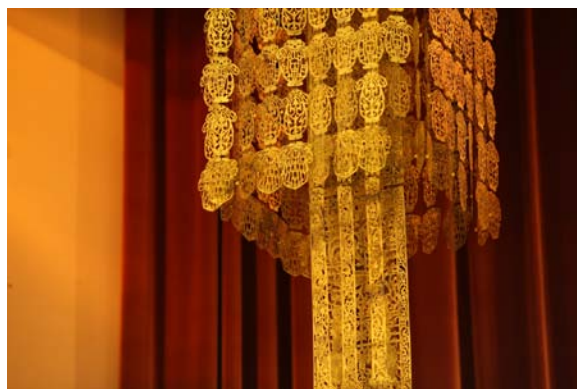
「灌頂幡」，依據佛光大辭典的解釋：「幡具有灌頂之功德，故稱灌頂幡。或謂高懸其幡而使其端觸人之頭頂，類於灌頂，故附以灌頂之名。起於印度轉輪聖王太子灌頂即位時，以幢幡莊嚴其儀式，佛教仿此作為法具。」另說：「灌頂幡，乃為灌頂之用。」

東京國立博物館在描述法隆寺的這件寶物時也提到：「幡是裝飾於寺院廳堂內外的莊嚴具之一種（『莊嚴具』指用來裝飾佛像或佛堂的飾具，即華蓋、幢幡或瓔珞等等。）」它也說到：「所謂灌頂，意指將水注於頭上，用以證明作為佛之弟子，其修行已晉升至某個階段的一種儀式。灌頂幡被視為具有與接受灌頂等同之

功德。」

有別於一般寺廟道場常可見到的以絲綢刺繡製成的幡，法隆寺的灌頂幡是一件銅製雕鏤鍍金的作品。這件金銅灌頂幡包括一個傘狀的天蓋和一條自天蓋中央垂吊而下的幡。傘蓋加上幡，如此的組合應當不多見，否則仁波切不會在法會進行數日後，忽然說：「我終於看懂了，這是一個傘和一個幡。」

天蓋的邊緣吊掛著許多形狀、紋路彷彿蟬翼的垂飾，整體看來像極了中國古代新娘的鳳冠（圖二）；中央的幡則是由六片長形銅板垂直連接而成。其實這整件作品都是由一片片鍍金銅板連接而成，銅板上有以透雕技法雕刻出的佛、飛天、雲朵、卷草紋和蟬翼等圖案。



圖二 / Roger Lo 攝

天蓋與幡上都雕有飛天（圖三），有的飛天在雲中演奏音樂，有的捧著花或香要獻給佛，姿態表情各異；每一片幡的四周，雕有一圈忍冬卷草紋飾帶；連接天蓋的第一個幡上面，還雕有如來佛及兩側脅侍菩薩。至於蟬翼部分的雕刻，也有三種不同形狀、紋路的版本（圖四）。因此，

雖然銅板輪廓大致一樣，但板上雕刻的圖案是不盡相同的。



圖三 / Roger Lo 攝

現代有雷射技術，但在七世紀，鏤空雕刻銅製品並非容易的事，更遑論雕出細緻的蟬翼及容貌生動、姿態優美的佛與飛天了。

「這個製品對日本來講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作品，因為像是鏤空雕刻銅製品，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它是日本的國寶，是日本金屬製品歷史上最偉大的傑作之一。」幫忙仿製灌頂幡的李先生說。

姚師兄補充道：「我們做的這個幡蓋，因為是現在的工法，所以是用雷射去切銅片。以前的原件當然不是用雷射切出來，原件事實上是銅片刻空，刻出一些飛天或小動物，然後是一個一個的銅片掛上去的。我們是沒辦法像那樣做。」

李先生：「以前是手工做，他們不可能像我們現在這樣一做就可以做好幾件。它的每一件、每一個幡的輪廓大致都一樣，可是仔細看裡面的圖案，每一個刻出來的飛天，表情都稍微有一點不同。」

「我們本來用雷射切出輪廓，沒有表情又很難看，後來還是把表情刻上去，要

仔細近看才看得到，我們做的是滿接近的。」姚師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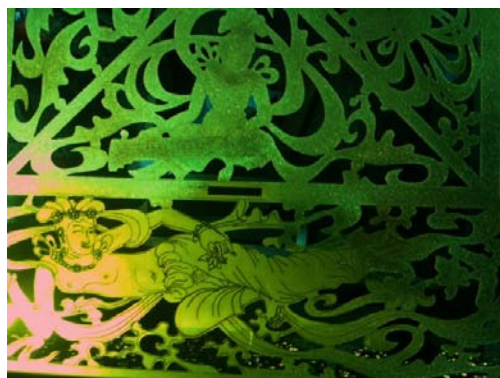


圖四 / Roger Lo 攝

除此之外，傘蓋也讓人驚訝。它是圓弧傘狀，但從它的上方往下看，卻是一個正方形。姚師兄說：

「有一個東西我們沒有真的做出來，就是這個頂蓋。它事實上周邊是方的，裡面是一個弧形，是鼓起來的。這太厲害了，它是用手打造出來的，用雷射是沒有辦法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時間很短。我們做出來的是一個方的、平的東西。」

雖然高懸在上方，天蓋上的雕刻卻不含糊，且還饒富趣味。姚師兄特別指出天蓋上某一個飛天，姿態慵懶，俏皮地閉著一隻眼——她在向誰擠眉弄眼？（圖五）



圖五 / 姚仁喜攝

「那個女生躺在那裡，非常自在。我

近看才發現，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非常可愛、生動。」

李先生坦承，起初他並沒有去描摹那個表情，因為他認為沒有人會看到傘蓋上的雕刻。

「他說那看不到，我說不能這樣講。這是供養給諸佛菩薩的，他們看得到。」姚師兄說。

那位原件的雕刻師真有趣，他竟在眾人目光不及之處，偷偷放置了原本只有他和佛才知道的溝通密碼。

法隆寺的金銅灌頂幡，並沒有任何可得的資料顯示它確實的製造年代。後人依據它的做工和雕刻紋路研判，它應屬於七世紀後期的作品，時間相當於中國唐代。當時日本佛教藝術多少受到唐代文化的影響，但唐代的佛教藝術中，似乎沒有見到金屬作品。姚師兄因而臆測，這個灌頂幡有可能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

「我懷疑唐朝那時候有這種製品，因為它是金屬做的。會不會是從印度傳過來的？因為印度好像跟金屬製品比較有關係，甚至到現在，印度的金屬製品仍然做得很好。這可能要由專家來考證，或者已經有人做過研究，我是不曉得。」

總而言之，法隆寺的金銅灌頂幡，遠觀典雅華麗，近看則細緻有趣。如此珍寶，仔細欣賞，十分令人感動。

仿製金銅灌頂幡

姚師兄當初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看到這件寶物時，也曾想過，如果能把這個幡做出來該多好。後來他忘了此事，直到仁波切提起「佛頂尊勝佛母」法會，才又記起。那時時間已不多，約剩兩週，於是姚師兄請李先生和澤榮公司（一個金屬廠商）的黃澤青先生幫忙。

李先生為了仿製這個灌頂幡，曾經到東京國立博物館去觀賞這件作品；然後他從網路上複製下來所有板片的圖案，再依照比例，一片一片放大重新描繪；而後由金屬工廠的人員用雷射切出，最後將成品帶至法會現場組合、吊掛。他們想做一個和原件完全一樣大小的幡蓋，天母農訓中心的舞台高度正好適合，所以法會現場壇城兩邊的金屬幡蓋和日本法隆寺的金銅灌頂幡幾乎是一致的。

這個灌頂幡基本上是由一個一個銅片連結而成，因而「如何連結」是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研究，掛勾部分要用水滴狀還是八角形，試了半天好像水滴狀比較好看。也因為每一個掛點都不同，這個灌頂幡掛起來時，要讓它固定在一個點比較好，水滴狀下面的端點可以讓它掛起來時不會搖晃。所以就使用水滴狀，比較適合整個重量垂下來。」李先生說。

剛開始，金屬工廠的員工決定使用鋁來仿製，因為鋁比較輕，但做出來的成品不令人滿意。



中華民國悉達多本願佛學會法訊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 47 號 23 樓之三

電話：(02)2915-8748 郵政劃撥：19130051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印刷品

本期內容

2013 新年絮語

仁波切的聲明

誰先成佛？

幡蓋的故事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二月

「很平，沒有手工感，very plastic。」姚師兄說道。

於是他們改用銅，但又怕雷射時，銅的反射光會把鏡頭燒壞。

「沒有其他辦法了，工廠的人只得硬著頭皮下去鐳，結果沒有燒壞，他們覺得很開心。」李先生說。

姚師兄繼續說道：「所以他們就日以繼夜地做，一大堆員工都不知道在做什麼，可是他們做得很開心。我去工廠看，半夜了，我記得，整個工廠都在做這個。」

整個金屬幡蓋的完成，貢獻最多的就屬這個工廠的員工。另外還要特別提的

是，工廠老闆黃澤青先生最後不肯收錢，他想要隨喜、奉獻，但他其實從未接觸過藏傳佛教或類似的法會。

供養功德迴向

從姚師兄的最初發想、李先生的圖案設計，至工廠人員最後完成這件作品，感謝這一切因緣的聚合，讓我們能以如此美麗、細緻且具啟發性的金屬幡蓋，莊嚴「佛頂尊勝佛母」法會，供養諸佛菩薩。願以此供養功德，迴向一切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速證菩提。